

Z世代的松弛碰撞海派京剧

00后“黑旋风”唱响白玉兰

青年人物

戴着黑色瓜皮帽，手抱保温杯，脚踏运动鞋一路带风走来，这位穿梭于都市街道间，颇为潮流的00后，竟是一位海派京剧演员。只要走入练习室，画上花脸，23岁的阮登越就沉静下来，进入另一个世界。他是戏中人，是黑李逵，也是白玉兰戏剧新人主角奖的获得者。

青年报见习记者 林千惠

精气神

“Z世代李逵”的出圈密码

当初选择以《黑旋风李逵》申报白玉兰，阮登越有自己的理由。“《黑旋风李逵》是上海京剧院的传统保留项目，表演方式具有海派京剧的特色。”阮登越说。2024年，在校就读期间，他就以《黑旋风李逵》李逵一角，申报了白玉兰奖项。这戏一代传一代，从名角儿王正屏，传到他自己的老师安平，再到他自己。

但《黑旋风李逵》并不是好演的戏。阮登越直言：“《黑旋风李逵》难点和要点挺多。”李逵角色吃重，场次多，要唱又要表演，需要分配好气息节奏；技巧也多，得和锣鼓搭配好。为了演好这出戏，阮登越跟着学校老师，堪称将表演掰碎了再吸收。他先是学念白，再练唱腔，等消化好了再了解人物的具体故事。老师教得“瓷实”，他学得认真，“心气到了一起”，都很努力。每一星期，老师抽出两天来教他，剩下的时间，留给阮登越自己在校练习。

“那段时间，我每天至少会花上4个小时去想、琢磨老师的东西，接着再自己去练。”阮登越说。戏中有一场李逵醉酒，想回梁山闹忠义堂，先走醉步，再踢大带、反旋子，转身抖髯口、拍腿，“既要表现醉意，又要表现角色，走两步踉跄以后，又有一个技巧动作，很困难。”阮登越感慨。但他喜欢李逵这样的角色，有个性、生活化强，表演起来过瘾。正式演出时，他模仿自己的老师演出方式，从内侧冲上台。“从那一刻起，我就觉得我是这个角色，越往后推，角色就越深入，也就越体会到李逵这个人物的感觉。”他说。

松弛感

游戏灵感撞上传统戏台

对于自己获奖白玉兰，阮登越态度很谦虚：“老师跟我说，虽然拿了奖，但要戒骄戒躁，放平心态，以认真的态度对待表演。”

告别学校，进入上海京剧院，训练的节奏没有学校里那么紧，但戏曲早就成了他的生活，而生活成了他上台表演的前奏。“我玩3A游戏《荒野大镖客》，结局有些意难平，在情绪方面能够有所借镜，比如那种感慨的感觉，戏里也会有这些感慨。”阮登越说，即使是私下放松，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。这种范儿混合了Z世代的松弛与京剧演员的专业，展现出自得的平衡感。

在私下而非舞台时，松弛在阮登越身上占比多一些。聊到打扮时尚，阮登越流露出了年轻人的俏皮：“我之前也留过一点头发，把前面的剃了，就留中间一点让它生长，也留过很长的辫子。后来觉得自己有点非主流，干脆全剃掉了。”

海派京剧正在迎接年轻人。不仅是阮登越这样的年轻演员，也有像青葱一样生长起来的新观众。之前在上海天蟾逸夫演出，有许多年轻面孔来现场。演出完毕，他们来找演员们要签名。“都能和我聊几句，甚至看的资料比我们更多、更深，我们都能从他们那里学习到。”阮登越感慨道。这让他感到高兴，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去接触和了解戏曲。“也希望通过对戏曲的演绎和推广，让更多人知道京剧有趣和吸引人的地方。”他表示。



京剧演员阮登。

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



学戏曲

为了唱戏八岁就剃光头发

“平时呢，我喜欢摄影、追剧、玩游戏，游戏是第九艺术，像我很爱《荒野大镖客》，感觉能体会到第二人生。”坐在露天花园里，抱着星巴克保温杯，拢着件白外套，穿着宽松运动裤的阮登越兴致勃勃地聊起平时的兴趣爱好。

就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，阮登越欢快、轻松，甚至有些潮流。但等他摘下帽子，露出了剃光了头发的脑袋，某种特别呼之欲出。“这个发型是从八九岁时开始，一直到现在。隔两三天，我会把头发推一遍。”阮登越解释说。

这当然是为了唱戏。“我们唱花脸的，位置都得画到这儿。”他指着额头上方一块，耐心地讲解，那儿头发剃得很干净，“因为这样显得脸更大。角色更加立体、形象更加突出。再说我们得在头上戴盔头，头发不剃掉就容易打滑。”

对头发的支配权很早便和阮登越辨别。身为戏曲演员，阮登越七岁时就开始学习戏曲。“我妈是个老戏迷，爱听婺剧，去听时老带我，听着听着，我自己就能唱了，我妈说你怎么听着就能唱了？”阮登越回忆道，看戏令他很早就爱上了戏曲，“戏里人物的命运吸引我，唱腔也很优美。”

自那时候起，他就和戏曲结下了缘分。在自行学习戏曲四年后，十一岁他正式入行，进入浙江省昆剧团，十八岁时，他来到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深造。排练演出、上央视戏曲春晚，去年，他从学校正式毕业，成为上海京剧院的一名戏曲演员。作为一名戏曲演员，他不断历练自己。而在成为初入社会的新生半年多后，三月初，因饰演《黑旋风李逵》的李逵，第33届白玉兰戏剧新人主角奖落到他头上。

将相和

扮演廉颇让他学戏开了窍

大幕拉开，李逵身背两斧，捻须上场，两个半小时的演出令人屏息。拿下白玉兰戏剧新人主角奖，是实至名归。在上海京剧院的练习室里，阮登越张口唱戏，一字一句，字正腔圆，韵味十足。再展示拳脚，踢腿、跨步，虽未穿上戏服，却已是戏中主角。“一天不练，自己知道，两天不练，老师知道。三天不练，观众知道。”展示完拳脚，他脸不红，气不喘，强调说。

从十一岁正式入行开始，每日练2小时基本功，背戏、练嗓子，早就融入他的生活。“刚进那阵，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，六点上早课，坚持五六年，一直到大学。”他回忆道。

这些阮登越都不觉得困难，若说他觉得戏曲生涯中十分困难的时刻，是从昆剧团进入上海戏剧学院时。进入大学，他转了戏种，从昆剧花脸改为京剧花脸：“尽管都说京昆不分家，但我刚上大一那会儿，感觉到昆剧和

戏曲的区别还是挺大的。”一来他就感到不适应：发声方法不同，昆曲是板腔体，京剧是皮黄，昆曲发声追求高亢，京剧追求共鸣。他突然间就从一个会唱的人变得不会唱了，老师也更认可他的武戏而非文戏，将他看成“架子花脸”。

这一适应就是一两年，苦，也焦急。时至今日，阮登越还记得自己开窍的那出戏。角色白脸黑花纹，头戴蓝冠，这是阮登越的微信头像：“是我大三在《将相和》里演廉颇的扮相。”戏里，蔣相如去秦国拿回和氏璧，廉颇与他将相和，皆大欢喜；戏外，阮登越在老师细致的教导下被点通，学会了京剧花脸的发声方法：怎么缓气，怎么拖字……“廉颇前面唱腔上板，节奏较快，体现他不快的情绪，后面悔悟开始反省自己，唱腔也就更抒发感情。”他娓娓道来。“从不会唱京剧到会唱”，他觉得，这出戏是他的一个转折点。